



背叛 / 是心灵的毒药

逃离 / 是梦魇的开始

救 赎

是否让 你

看到生命裂缝里的

一丝 光亮

F L E D

/ T O

H A V A I I

六沐雪
著

逃往 夏威夷

就 算 没 有 我 ， 也 不 能 没 有 你 。

中国文史出版社

F L E D

/ TO

HAWAII



六沐雪
著

逃往 夏威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往夏威夷 / 六沐雪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

ISBN 978 - 7 - 5034 - 5510 - 0

I. ①逃… II. ①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266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25 字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001	第 一 章	「南京来信」
005	第 二 章	「赵家大院」
016	第 三 章	「祸起萧墙」
032	第 四 章	「敬重」
044	第 五 章	「妒忌」
052	第 六 章	「侍女与茶禅」
060	第 七 章	「信鸽」
065	第 八 章	「马蜂窝」
072	第 九 章	「静静的栖霞山」
079	第 十 章	「又生事端」
085	第十一章	「碰壁」
093	第十二章	「临阵调包」
098	第十三章	「决裂背后」
107	第十四章	「雪夜逃离」
116	第十五章	「幸运楼与春潮楼」
126	第十六章	「美丽邂逅」
134	第十七章	「自卫团长」

142	第 十 八 章	「芍药花」
155	第 十 九 章	「又是一年春风起」
161	第 二 十 章	「喜与悲 1937」
172	第二十一章	「心愿」
183	第二十二章	「乌云压顶」
189	第二十三章	「屠城」
205	第二十四章	「虎口历险」
216	第二十五章	「离殇」
222	第二十六章	「祈子」
236	第二十七章	「暗涌」
244	第二十八章	「怒了，美国总统」
257	第二十九章	「酒与函」
263	第 三 十 章	「真相」
277	第三十一章	「魔窟」
293	第三十二章	「抉择」
302	第三十三章	「惘事」
312	第三十四章	「花开无声」

第一章 南京来信

一觉醒来，又是一个温暖而明媚的早晨。我翻身坐起，极目越过窗外那片洒满阳光的椰子林，停留在水天相接的大海上。鸟儿们上下翻飞时的鸣叫，氤氲着海洋气味的清风掠过耳际，又被浪花卷击礁石的声音有节奏地淹没着。

那个1928年寒冷的冬日，十六岁的我和最敬重的爸爸逃到夏威夷后，每天都是这样有前奏似的开始一天的生活。爸爸在世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刻，他都不会轻易惊扰我。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丛莲，美丽而善良的丛莲，也像爸爸一样坚守着这个默契。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很感激。他们不愧是我生命中至亲至爱的人。

我似乎并不领情大自然在这个季节恩赐给这座岛屿如此明媚的风光。若是不看墙上的挂历标着的那个大大的“12”，我压根就忘记这正是夏威夷的冬天，像春天一样风暖花开的冬天。正是这晨光明媚的温暖，戳痛了我。因为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首都南京，此时正深陷在午夜的飕飕寒风中，被日本军队惨绝人寰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不知又有多少同胞的冤魂在黑夜里游荡。我那亲如兄弟的小伙伴是

不是蜷缩在哪个角落又躲过了日本鬼子那噬血的屠刀？

我很想念我的小伙伴——木瓜，我无法忘却的另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他鼻尖上的那颗奇大的黑痣，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照亮我那阴晦而狭小的胸膛。

阳台上笼子里的两只信鸽，用翅膀把鸽笼扑腾得哗哗直响，杂乱的响声明显地干扰到了我在太平洋对岸神游的思绪，但我并没有丝毫不快。我理解鸽子们的焦躁。可以想象，它们像我失去木瓜一样，是失落和孤独的。十三年前，它们三个亲密伙伴从南京跟随我逃到异国他乡。三年前，我放回那只叫波斯的信鸽去寻找木瓜。我清楚地记得波斯那时极不情愿离开的情形。我把它抛向空中，谁知它飞了几圈之后，又停回鸽笼上，我气得拿着笞帚驱赶，它又飞到附近的一棵高大的合欢树上，与笼里两只鸽子一起发出低沉的咕咕的叫声。我急红了眼，大声地“嗬嗬”地喊叫着，把笞帚扔了过去，可是波斯毫不理睬，又开始梳理自己美丽而光滑的灰白羽毛。不一会儿，它收拾停当，面向西方展开翅膀，像利箭一样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

波斯，这一去便杳无音讯。

“丛莲，帮我去看看那两只调皮的鸽子吧，它们发什么神经了？”我对张罗着早点的妻子说。

“月生，我想，它们是发情了吧！”丛莲笑着朝我抛了一个媚眼。丛莲经常用这样的方式尽量逗我开心。

丛莲往笼前一站，它们扑腾得更欢了，并发出咕咕的响亮叫声。

丛莲对我做了一个美式的动作，摊了摊手，耸耸肩，摆了摆头，表示完全弄不清它们如此发疯的原因。

凭我年少时在南京玩儿鸽养鸽的经验，信鸽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恩爱的伴侣，才会发出如此洪亮的声音。

“月生月生，那不是咱们的波斯吗！”丛莲挥舞着手突然尖叫起来。

我蹦下床沿闪身蹿上阳台，顺着丛莲手指的方向看去，停留在那棵高大合欢树上的灰白鸽子分明就是波斯，它一副萎靡不振的

样子。

我像打了鸡血似的“嗬，嗬嗬……”地唤着波斯。

波斯拼命地振动着翅膀，几欲落下又几度飞起，终于停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刚想伸手过去抚摸一下波斯，波斯“啪”的一声，从我的后背滑下去滚落到地上。

我慌忙转身蹲下，波斯振了一下翅膀站了起来，摇晃着跳了几步，还是倒在了地上。

我睁大眼睛，发现波斯少了左腿，右腿上用薄薄的塑料结实地缠着一封信。它的胸骨上有擦伤的痕迹，渗出的血把身体内侧的一小撮绒毛粘连在了一起。我猜测，大有可能是日军把波斯当作“传信兵”，打了妄图致命的一枪。因为在波斯的羽衣里还能依稀闻到一丝药硝的气味。

丛莲拿了些面包屑和水喂它，波斯翻着白眼，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鸽笼里的伙伴依然咕咕地叫着。

我看到丛莲脸颊上挂着泪珠。我用睡袍的衣袖帮她轻轻拭了一下。

我知道信鸽的秉性。波斯在这万里之遥的路途上，不知停过多少只轮船的桅杆，飞过多少痛苦和恐惧，而且永远不能低头，只能朝前看，不然，就回不了家见不到它的伙伴们。更让人钦佩的是，波斯早已超越了放飞的年龄，我不知道它哪来这么大的超自然的勇气和毅力。我确信波斯创造了鸽氏家族放飞史上的奇迹。

忠诚的波斯的归来，让我更加想念忠诚于我的木瓜。为了我可以豁出所有甚至生命的木瓜。被我无理无知背叛和深深伤害的木瓜。

在夏威夷慵懒而闲适的日子里，我愈加忏悔我背叛他的一切。我知道上帝也没有灵丹妙药医好我备受煎熬的心灵。我想，只有靠我自己从善如流的行动来救赎坠落的一切，在我有生之年能否让我看到那生命裂缝里的一丝光亮？

是的，我付出过行动。我想说的是，我曾经那么用心地付出过

行动。在波斯回南京之前，我怀着美好的期待返回南京寻找木瓜，眼看折磨我十多年的夙愿即将告成时，日本军队那场山呼海啸般的疯狂屠城，彻根彻底地粉碎了我的梦想。我侥幸地捡起一条性命，带着极度灰暗沮丧甚至滴血的心情逃回夏威夷。这算不算也是一次自私而懦弱的逃跑呢？

一直以来，我祈祷木瓜安然无恙，我以信徒般的虔诚继续寻找着他们。希望有那么神奇的一天，把木瓜和他的爸爸阿炳接到夏威夷，和我们一样享受这没有战乱的宁静而温馨的生活。这也是我爸爸弥留之际死不闭目的庄重遗愿。

或许，这次，波斯就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木瓜的好消息。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封皱褶不堪的鸽信。

可是，我皱起了眉头，麻利的手不听使唤地缓慢下来。我只看了一下信末的署名，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世修叔写来的。波斯前去送达的应是木瓜，为什么不是木瓜的署名呢？

万一是不幸消息呢？如若是，那么，我那灰暗的心灵角落将会永远看不到生命裂缝里那丝希望的光亮。我犹豫了，我害怕了，我按原来的折痕小心翼翼地叠好信纸。

我又坐到床沿上，抬头望着太平洋对岸业已风雨飘摇的首都南京，我和木瓜的年少时光，一帧帧一幕幕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月生少爷，就算没有我，也不能没有你。”在我的耳边，仿佛有木瓜的声音飘来。

第二章 赵家大院

这条街巷一端连着我们赵家大院，另一头直接通往繁华的秦淮河夫子庙。

街巷两边大多是木匠、篾匠、铁匠之类的商铺。街道上常有挑着担子吆喝着卖小吃的商贩。小时候，我嘴里虽然从来没有断过美味的犒赏，但小贩们打从面前走过，那勾人心肺的叫卖拖腔和香气扑鼻的各色食品，还是会在我的舌根下生出一团又一团的涎水，咕嘟咕嘟地咽到喉咙里。

我相信，跟我一起提着鞋光着小脚丫在这条石板道上跑来跑去的木瓜，一定也有这种感觉。于是，我就有了不劳而获的念头。而这个念头，不是我与生俱来的胆量里所具有的勇气所能做到的，当然必须得让木瓜去实现。自从我有记忆起，木瓜对我的忠诚似乎就是从这一次贪吃就开始了的。

从眼前晃来晃去的众多小吃里，最让我青睐的是牛肉干和状元豆。听说状元豆是秦淮状元秦大士发迹的吉祥物，大人们路过时，常会在小贩的大竹篮里舀一勺带回家哄孩子。因此，我想状元豆的理由也只是想讨个好彩头，真正让我上心的还是那百吃不厌的牛肉

干。单看那别致的货架，就会让人莫名地动心。货架成簸箕状挂在小贩的胸前，上有三四个方格，每个方格里放着风味各异的牛肉干，五香的、麻辣的、酱香的，不一而足。我常想，如果我长得比那小贩高大些，我准会连货架带肉干一块儿抢夺回家，边把玩边过足嘴瘾。

“月生少爷，只要你想吃，我保证做到。”木瓜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木瓜天生就是那么灵光。我以为他会直接从面前的目标下手，可他穿过几堆人群，注意到了那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小贩，一个长得不算可爱的小姑娘。她的半边脸都是黑色胎记，走路一瘸一拐的，看上去一副笨拙的样子。我对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她将来不可能找到男人。

木瓜对着小姑娘的身后喊了一句什么，小姑娘便回头望去，木瓜趁机伸手抄起一把牛肉干，就向我跑了过来。我边吃边慌忙地朝赵家大院奔去。

不一会儿，那胎记小姑娘居然神奇般地追进了我家大院。后来，街边铁匠铺的张铁匠告诉我，是有人告诉小贩，说木瓜是前面赵家大院用人的娃子。

胎记小姑娘哭喊的声音能吓死个活人，我躲在木柱后面瑟瑟发抖，把没来得及吃完的牛肉干赶紧塞进木瓜的手里。木瓜走了出去，把牛肉干放在胎记小贩的货架方格里。

我家人阿炳冲了出来，掴了木瓜一巴掌，声嘶力竭地骂些木瓜没出息的话，后来又拎着他的耳朵在院子里转着圈圈。别看阿炳在我和爸爸面前毕恭毕敬，可对木瓜的管教就是这么下得了狠手，真像是不同的两个人。

我爸爸闻讯也从内厅走了出来，呵责了阿炳一声。阿炳方才收敛了怒容，松开拎着木瓜耳朵的手。

“赵月生，你给老子出来。”爸爸背着手向四周望了一下，恶狠狠地喊道。我心想，大人有时就是这么不讨人喜欢，总像神仙一样知道孩童们的一切秘密。就像现在，爸爸就硬是晓得我藏在周围的

某个地方。

我神色紧张地站到了木瓜的旁边。木瓜虽说和我同岁，我却比他高出一头，我现在使劲斜着眼睛也无法轻易看到他的表情，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这个“唆使犯”一起供了出来。我只得直勾勾地看着面前的胎记小姑娘，揣摩她该不会瞎眼认错人从而指认我吧。

“老爷，是我。我该死，我错了！”只见木瓜往前走了半步，屈腿“哐”的一声跪在我爸爸脚边，眼泪淹过他的脸颊哗哗地淌了下来，鼻尖上那颗闪亮的大黑痣尽管地势很高，但也没能挡住洪水一样的泪流，不时滴答着试图挑战高度的泪珠。爸爸盯着胎记小姑娘，小姑娘不可置否地对他点了点头。

“没事，没事，小孩子下次不能再干这种坏事。”爸爸躬身扶起木瓜，他的脸又沉了一下，他看见木瓜的耳垂在滴血。显然是阿炳用力过度，捻破了皮。

阿炳松开一直紧握的手，掌心全是血。

爸爸恼怒地推了阿炳一把，扔给胎记小姑娘几枚银币，抱起木瓜冲出门外，开着车径直去了中药铺。

流那么一点儿血，至于那么慌张吗。我磕碰过多少次伤口，比他流过的血多得多，也没见爸爸这么紧张过。我看得不得爸爸这种对别人太过温暖的举动，我心里充满的醋意好像被温火加热，已经弥漫了整个庭院。

“少爷，罪过！罪过！吓着少爷了。”阿炳躬腰对我说。

我狠狠地瞪了阿炳一眼，转身气呼呼地回到了我的绣楼。

尽管我对爸爸这种吃里爬外的温暖举动不满，但想到我在生活中能来回自如地使唤木瓜，心里也就平衡了些。在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指使木瓜不知干了多少坏事，可他在爸爸面前从不出卖我，不管什么样的屎盆子都一股脑儿地揽过去扣在自己头上。在街上和小朋友打架时，他总会冲上去保护我。总之，有木瓜的日子，我大多是肆无忌惮地快乐着。

阿炳的年纪要比我爸爸大得多，他的名字叫马大炳，我爸爸就

叫他大炳。按岁数我应该叫他大伯，可我不知怎么的却叫他阿炳，偶尔高兴时也会叫他阿炳叔。这也许就是从封建社会进入民国时代后，新生活带给主佣关系仅剩的一点儿区别吧。可是，虽说阿炳是用人，但在我们赵家大院里，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作用人看待，吃穿住都会应有尽有，穿着打扮也毫不比别家的用人逊色。比如，阿炳那套气派的中山装，穿在他的身上，尽管与他佝偻的腰和布满皱纹的脸以及时常充盈着血丝的眼睛貌合神离，但还是让那比实际年龄老沉得多的容貌焕发出不少精神的光彩。外出办差时，没人看出他们是用人的样子。这套衣服是请南京城里最有名的中山装裁缝师傅——我的世修叔专门制作的。听街坊们说，一个用人有这种待遇，在南京城也是鲜有耳闻的。

不过，阿炳也是挺辛苦的，打理好我们的吃穿住行就已经够累的了，这么宽大的屋宇不要说打扫，就是跑上一圈也会筋疲力尽。这要是换在倒台不久的大清朝，家里的仆人应当有上百人才会撑得起这么一个大户人家。可这是民国，民国政府已经明令宣布废除奴婢制度。只是有钱的大户人家还是变着花样让他们存在着。我常想，按照父辈遗留下来的传统，木瓜和我即使发丝如雪、皱纹如菊，也会沿袭着父辈遗留下来的主佣关系一直生活下去，我的子子孙孙和他的子子孙孙。

我们主佣四个大老爷们儿就这么守着明清时代这么作古的偌大的赵家大院，晚上有的房屋里并不掌灯，黑乎乎的一片，一有风吹草动总感觉是鬼的动静。

我和爸爸分床后，我住在第五进的小楼上。这样的小楼一般是家族中最小的女儿的闺房，称之为绣楼。难怪爸爸总说我没有爷们儿的英武之气。我稍懂点事后才怀疑那都是绣楼的风水闹的。也难怪那些打后街路过的公子哥们，大都会抬头向上张望，还以为有个美貌如玉的千金小姐会从楼上扔个绣球下来呢。绣楼外有一棵高过邻近所有房舍的法桐，一根粗大枝丫像一座独木桥一样直接横到我的窗前。枝繁叶茂的季节，我和木瓜翻过窗去，像敏捷的猴子一样在树上翻飞玩耍，或者向行人丢掷一些瓜壳之类的东西，然后躲在

茂密的枝叶里窃笑。有时，阳光透过树叶缝隙不偏不倚地射在木瓜的鼻痣上，散出油油的光泽，我自然想起电影里卓别林的鼻子来，忍不住大笑起来。循声发现了我们的行人，便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便飞也似的从“桥”上逃回绣楼。在绣楼上的床底下，常放着一根粗长的麻绳，这是为坏天气准备的，就是爸爸有时会把我关在绣楼要求背诵很多诗词古言，而我却又想着出去遛遛大街，可有时恶劣的雨雪天偏偏又影响“桥”上正常通行，这麻绳便派上了大用场。只等木瓜上楼来给我续茶水时，我们便门紧房门，把麻绳一端绑在床腿上，一端扔出窗外，我俩便鱼贯地滑了下去，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始了我们遛街的极乐之旅。

从我的绣楼上下来，就是第四进，我爸爸的卧榻和书房，还会有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我经常在门墩上听到爸爸与客人谈论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政治、商务之类的深奥话题。茶几上放着爸爸最心爱的把那菊瓣茶杯，是清代嘉庆年间祖传下来的宝物，口、盖、钮与杯体极其端庄精致，纹理状如饱满的菊瓣，一弯秀嘴似是菊瓣中自然生长，时常可以看到爸爸把秀嘴碰在唇边优雅地品茗。在走廊尽头有一个楼梯口，可以下到房屋的地底下，里面有六七个房间，这就是阿炳和木瓜住的地方。木瓜懂事后，他常从那个楼梯口出来，走进爸爸的书房或者客厅为爸爸或者客人倒茶、摆摆点心。有时，爸爸从外地回来，会叫住从门前路过的木瓜，和蔼可亲地递给他一些好吃的。

往前是大厅，主要用来接待宾客和进行婚丧大典。大厅建筑物下端设有台阶，室内在灰色的水磨地砖四角下都倒扣着一只只兰盆子或坛子，大厅地坪下排放着的上百个兰盆子，用来防潮和隔音。大厅中央顶端的外观，是用青砖灰瓦砌成的高大的封火墙。大厅由内到外都显得格外的雄伟和庄严。听阿炳说，爸爸和妈妈结婚时，还有举办慈善活动时，整个大厅就被欢庆的人们挤得满满的。

再往外，就是偌大的庭院，院里设有假山和花石，还有一棵四季常青但我一直没弄清叫什么名字的高大阔叶树木，四周是连接前后厅的回廊，低矮的隔断花墙上爬满开花的藤萝，看上去倒也让人

舒心。第二进是轿厅，专供客人和主人上下轿的地方。自我记事起，就没见过轿子在这里进出过。阿炳说，清朝的时候南京城里全都是轿子，有两人轿和四人轿。坐轿子的主人身份高贵。那时，我爸爸常坐轿进出家门，每次付给轿夫一百文钱到两百文钱不等的酬金，高兴时也会多赏给他们够吃一顿饭的酒钱。后来，城里的轿子大都被黄包车替代了。最外面的一进，就是门厅了，包括过厅、门房、账房。在大门两侧可以看到砖与砖之间几乎没有空隙，大人说这是一种叫磨砖对缝的工艺，使墙面平整光滑。这便成为我和木瓜小时候经常涂鸭牛鬼蛇神、猫狗鸡鸭的天地。

1912年，相隔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和木瓜先后从娘肚子里来到了气派的赵家大院。在我出生不足两个月，妈妈的脚下就被大院里一道高高的门槛绊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木瓜的妈妈，也是刚出月子，就丢下他们父子俩莫名其妙地出走了。

后来，爸爸从上海为我们请来了一位奶水充足的奶妈，把我和木瓜喂得面色红润。我和木瓜除了对摇晃的奶奶有点儿印象外，对奶妈的样子基本没有什么记忆。

在赵家大院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三个女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沉没到记忆的海洋里。

不知道木瓜有没有想念过他的妈妈，反正我是常常在梦里都能见到的。梦里的妈妈会给我穿衣服，会给我一勺勺地喂可口的饭菜。妈妈的样子，就同我时常到爸爸抽屉里珍藏的自制花边相册上偷看的美貌如出一辙。趁爸爸出差时，我曾经把花边相册偷拿到绣楼，紧紧地盯过一个晚上，好像真的能看到妈妈从相册上走下来。

我有时也想，木瓜恐怕在梦里也见不到她的妈妈。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妈妈什么样子。因为她的妈妈连半张照片也不曾留下。后来，我们在铁匠铺子，才得到那么一点儿关于木瓜妈妈模样的线索。

那天，我和木瓜蹲在铁匠铺里，饶有趣味地看张铁匠和他的徒弟，师傅左手夹住一块烧得通红的铁件，放在一个方正的大生铁凳上，右手上的小铁锤砸在哪里，徒弟双手抡起的大铁锤就砸在哪里，

飞溅到空中又倏地消失的火花好看极了。一坨铁疙瘩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有棱有角的东西。

“月生少爷，打铁是挺有意思的吧。长大以后，你们跟我学打铁吧。”张铁匠把铁件放进灶上的煤块中，徒弟把那风箱拉得扑哧扑哧地响，那铁件瞬间就被蹿起的火苗吞没了。

“不了。我们是要当总统的。月生当正总统，木瓜当副总统。当总统应该是没时间学打铁的。”我急忙摆摆手说。

张铁匠哈哈大笑起来，继而又咳嗽不止，大概是那股从咽喉里还没来得及跑出鼻腔的浓烟，又回到了咽喉的缘故。徒弟急忙跑过来帮他拍了拍后背。

“我爸的朋友世修叔说过的，中山先生以后的那些个总统都不靠谱。就因为这个，我们才出生在民国元年，这应该是上帝刻意的安排吧。”我认真地补充道。木瓜也“嗯嗯”地附和着点头。

“孩子们野心不小啊。我看你们俩有点儿像总统，远比走马灯似的袁总统、黎总统、冯总统、徐总统要强，我看他们就是饭桶而已。”张铁匠给我们伸了个大拇指，说，“你们也是名门之后呀，有这个潜力。”

“我是。他也是？”我指了一下我的鼻尖，又拍了拍蹲在我旁边的木瓜，问。

“他也是呀。他妈妈是我们南京城里有名的大美人儿呀。她以前去夫子庙时，常从我铺子前路过，百看不厌啊。”张铁匠吸了一口烟说。

“有多美？”我将信将疑。

“见过她的人，眼珠子都被她牵着走，你想想看，有多美。”张铁匠说完，稍停半刻，指着贴在对街的广告画，说，“比她还美。”

那广告像一幅油画，画上椭圆的镜子里有两个身着旗袍的美女，正在装扮着自己，下侧有一行大号字：双美人牌香粉。

如若真是像这广告上的明星一样美，为何我们赵家大院的人从没提起过？我是不信的。

显然，木瓜是开心的。他一会儿看看张铁匠，一会儿看看我，

咧开的嘴快要扭到后脑勺上去了。我心里充满了醋意。

第二天，我放学回家。木瓜愁眉苦脸地跟着我上了绣楼。以前他都是和阿炳一起摆好碗筷，在楼下喊我一声，我就下楼吃饭了。

“木瓜，跟着我干什么？”我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用手指敲了敲护栏。

“嘘。”木瓜立马紧张地摆了摆手，另一只手竖在嘴上，示意我别吱声。

我猜想，一定有一个不好的而且很重要的秘密要告诉我。我连忙打了手势让他赶快上楼。

木瓜跑上楼来，进屋便说：“月生少爷，昨天张铁匠说的那事，可能是拿我们小孩儿开涮的，根本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那就对了。应该是说我妈妈有那样的美貌才对。”我在心里说。

木瓜昨晚一定和我一样一宿没睡好。因为我的眼睛红红的，他的眼睛也是。

“你神仙啊，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我放下书包，说。

“今天早上，我问爸爸了。爸爸打了我一耳光。叫我以后别提妈妈的事。”木瓜摸摸耳朵说，“莫不是我妈妈是个歪嘴斜眼的丑八怪，别人成心戏弄我的？”

我心想：凭你的聪明脑袋，这个猜想一定是有道理的，看看你那长长的不规则的马脸，还有鼻尖上那颗大黑痣，一副呆若木鸡的样子，就晓得你妈妈的长相了。

“月生少爷，你能不能赶紧吃完饭，我们一起再去问问张铁匠。要不，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木瓜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

饭桌上，看得出木瓜特意把我的饭添得很少。我也领会他的意思，几大口便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阿炳叔，你收拾一下碗筷，我想让木瓜陪我到街上看那流浪汉玩儿‘天女散花’。”我冲着正忙碌的阿炳喊了一声，然后拉着木瓜跑出了大院。